

画
家
余
欣
的
生
命
线
——
脚
下
的
路
，
路
过
的
景
，
纸
上
的
墨
，
慢
慢
长
成
了

挥毫山水意 骑行山水间



扫码看视频

申动·运动家

年岁六十有二，画家余欣，生于慈溪，在山水中撒欢，长至学龄，便来了上海。寒暑假，又忙不迭地要回阿娘家去。那里，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，野望峰峦，绊住了他的心。

后来，他挥毫，山水跃然纸上；再后来，他骑行，山水自成背景。小小的他，在大大的世界里，呼吸、品味，然后放空。

余欣的工作室，在虹桥花鸟市场里。一度想要搬家，但窗外抬头便入视线的一小片银杏林，留住了他。午后，泛黄的树叶，染上了热烈却已不再火辣的阳光，像是穿上了一件金缕衣，煞是好看。至于工作室名为见山山房，也就无需多言了吧。

见山山房的玻璃窗外，靠着一架蓝色山地自行车。这辆价值8万元的“豪车”的主人，便是余欣。在骑友的眼里，他可不是什么画家，而是个不服输，爱琢磨，脚底生风的老阿哥。手中握笔，足下使劲，余欣究竟是个怎样的丹青妙手？



■ 骑行影响了余欣的山水画观念

① 手上的力

余欣，是有些奇力的。17岁，做警察的父亲为他找来个美术老师。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，在这之前，余欣是快乐教育，对于美术，他全然零基础。余欣的启蒙老师，是美术史论家、画家江宏先生。江宏比余欣只大了十来岁，后者也成了他的开门弟子。

余欣学画，一提笔便痴迷。“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想着画图。大概是因为我从小在江南山水中长大，对中国画有着莫名的感情。”因为这份痴迷，余欣进入上海缝纫机厂后，自己要求去打打扫卫生。“我就想着干完活便能画画，我要把所有可利用的时间用来画画。”在那“着了魔”的3年，余欣没日没夜地画，技艺突飞猛进。有一年，华东师范大学登报，要开办山水画教师进修班，全上海只招7人。余欣不是老师，却带着对绘画的满腔热忱冲了过去。“没想到，他们看了我的作品居然留下了我。”成了七分之一的余欣与黄阿忠等做起了同学。脱产一年，余欣获得了结业证书，单位对他刮目相看。武侠小说里的“扫地僧”是高人，余欣也是。

会画画的余欣，在行业系统里有了名气。上海总工会筹建黄山疗养院，建筑空间需要装饰，便来缝纫机厂要人。去不去？单位征求余欣意见，他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去，当然去。能到黄山生活几年，对我来说就像老鼠跌进米缸里。”余欣在黄山一呆3年，无论是到此一游的天下名胜，还是旅人不可及的奇妙幻景，余欣都用脚一一丈量。在黄山，余欣还结识了相伴至今的爱人。纸本，豁然开朗，成了生活；生活，多了性灵，重回纸本。也正是在黄山如痴如醉的生活，让余欣放下了决心东渡日本。“我要去赚够一辈子的钱，从此不为五斗米而折腰，专心画画。”

“上海人在东京”的日子，余欣再熟悉不过。他曾凭借自己的山水画获得过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“但我发现日本人骨子里对中国画并不尊重。日本不是我的久留之地。”余欣目标明确地开始打工赚钱。“难得休息，我就去他们的书店，看看国外最新的摄影和书画趋势，开开眼界。”余欣回国了，把辛苦钱放在银行里吃利息，便抓紧时间画画。之后，余欣进入中国画院的高研班，一呆三年，当了三年班长，又成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上海书画院签约画师。此时，存银行的钱，自然也是不够用了，余欣便成了职业画家。

② 脚上的劲

在另一个圈子里，别人不看余欣手上的活儿，而是为他脚下的功夫买账。他，是出名的自行车高手。问他如果条件允许，敢不敢挑战环法自行车赛，向来恭谦的余老师难得拍起胸脯：“不是吹牛哦，如果他们分年龄组，我肯定敢去试试。”

10岁不到，刚学会骑车的余欣便踩上父亲的“公车”——一架派头十足的28寸永久牌自行车。“那时个头小，两只脚只能跨在三角格子里蹬。”余欣敢去挑战环法的底气，来自2018年的“万里素骑行”。77天、6000公里、全程吃素，在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从上海出发，从浙江到江西、湖南、四川，再至重庆、陕西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，在中国版图上的“金腰带”兜了个圈。上海人逢九做寿，这一年，余欣以这场特别的骑行为自己过了60岁生日。寿辰的正日子，他在终南山。“我报名参加活动，到了现场一看，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四十多岁也有几个。”那些几乎专业级的同道，大

腿上的腱子肉看得余欣“心慌”。每天骑行100公里，最狠的一天，要骑上200公里。他和大家开玩笑，“你们要饶饶（让让）我，我是业余的。”一开始的几天，果然如他所料，自己最少也要被甩掉半个小时。“可是不愿意服输，哪怕年纪大，也要争口气。”余欣骑行的悟性天成，他慢慢摸索方法，找到感觉。“不懂骑行的人一直在消耗，但我却在骑行的同时自我休息。到了最后10天，我可以向每个人叫板。”从最后到最先，大家都说余老师“路子蛮怪的”。

余欣至今不会开车，也从未想过学车。以前，骑车上下班，来回两个小时，雨雪无阻。现在退休了，有书画院的活动去市郊，大巴往返，余欣和老同事们打招呼，“我骑车来，你们到了，我也到了。”一辆自行车，载着余欣的半生，有点奇，很多勇。

余欣暗暗对自己说，待到70岁生日，还要再来一次这样的超级骑行。至于打算骑到几岁，余欣自信满满：“骑到80岁，哦不，90岁！”

③ 心中的道

为什么爱骑行，其实还是因为画画。“骑行为我带来了创作中的气。”余欣野骑时喜欢走县道、乡道，所以一路上的景色与你我常见的又是不同。“当你见过不一样的风光，并完成一定积累之后，你越来越会对大自然产生敬畏，而山水的观念也会有变化。”

骑行在山野间，余欣觉得自己在与山水对话，他们彼此，两两相望。坐在汽车里，隔着窗户，眼睛似乎看到了美景，但也不过是饱眼福而已。“我与自然的接触是用脚踩出来的，整个人融入其中，用心去阅读。”作画时，每每下笔，便似回到了某一路过的场景，“创作中，便有了张力。没有生活的基础，是无从还原的。”看似画山水，其实何尝不是在画自己。画曾经的自己，画现在的自己，甚至落定未来可能的自己。“看古画，要回到自然场景，我会想着古人作画时的思与想，可以说我站在画里看着古人与他所画的景，这个时候，

古人就是活的。这是一种非凡的享受。”骑行，是脚行。大山里，骑在山脚下大汗淋漓，骑到高处，又似进了“冰箱”，冻得牙齿打颤。天，更是说变就变。暴雨、狂风、冰雹，种种，你统统得受着，没有抱怨，只是坦然。当雨水从面庞肆意流下，那一道道岁月的纹路显得如此张狂了得，余欣说：“没有退路的。”

这大概就是余欣心中的道：

脚下的路，路过的景，纸上的墨，慢慢长成了他的生命线——小我，大自然。

首席记者
华心怡



▲ 余欣喜爱骑行



■ 余欣是脚下生风的自行车高手
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 李铭坤 摄